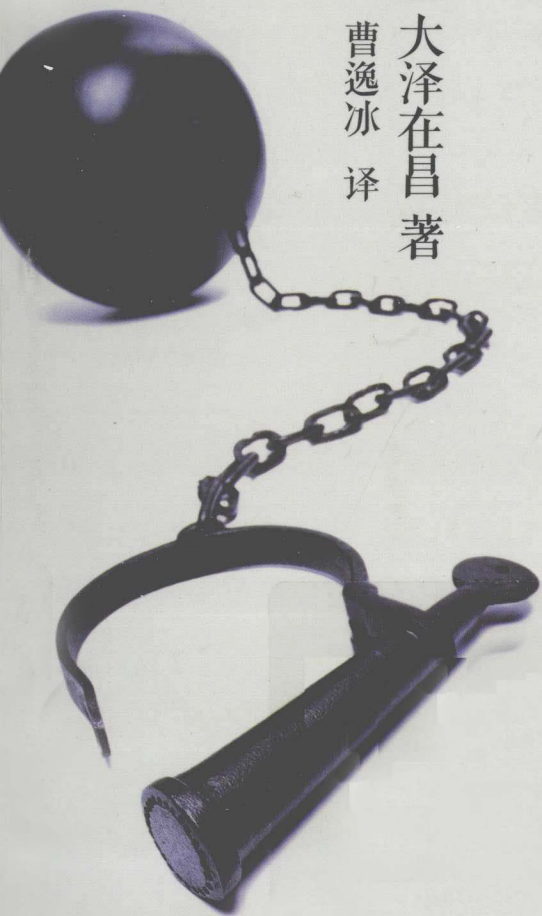


新宿鮫

〔日〕大泽在昌 著

曹逸冰 译



硬汉可以迷惘，但不能迷失！
硬汉可以被击倒，但不会崩溃！

新宿鮫

〔日〕大泽在昌 著 曹逸冰 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06-2011-229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新宿鲛 / [日] 大泽在昌著；曹逸冰译，一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2011.9

ISBN 978-7-5382-9389-0

I. ①新… II. ①大… ②曹… III. ①长篇小
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74084号

SHINJUKU ZAME by OSAWA Arimasa

Copyright ©1990 by OSAWA Arimasa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by Kobunsha Co., Ltd.

simplified character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China(P.R.C.)

excluding Taiwan,Hongkong and Macao arranged by OSAWA OFFICE,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1 Shanghai Xiron Media Co.Ltd,an imprint of Beijing Xiron Books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政编码 110003）

三河市延风印装厂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数：220千字 印张：8½

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王 俊

责任校对：刘 琛

特约编辑：王 叶

出版统筹：李耀辉

封面设计：门乃婷

版式设计：刘珍珍

ISBN 978-7-5382-9389-0

定价：29.80元

目 录

第一章	蛟岛的发现
第二章	龟贝与蛟岛的斗争
第三章	初识“马屁虫”
第四章	冬树的线索
第五章	木津的假面
第六章	神秘连环杀人事件
第七章	隐形人木津
第八章	寻找木津住处
第九章	又一名警察被害
第十章	改装的来复枪子弹手枪
第十一章	发现木津的作坊
第十二章	意外的收获

155	143	129	123	117	105	099	083	071	057	043	001
-----	-----	-----	-----	-----	-----	-----	-----	-----	-----	-----	-----

第十三章	又一支来复枪
第十四章	与木津的正面交锋
第十五章	木津的枪
第十六章	警官枪杀案还在继续
第十七章	射杀木津
第十八章	可爱的晶
第十九章	原医生
第二十章	另一个犯罪嫌疑人
第二十一章	追捕砂上
第二十二章	保护晶
第二十三章	和雄的心事
第二十四章	新宿最棒的警察

265	261	249	235	221	207	197	187	183	173	163	159
-----	-----	-----	-----	-----	-----	-----	-----	-----	-----	-----	-----

第一章 鲛岛的发现

鲛岛脱下牛仔裤与POLO衫，正要叠好，忽然听见一阵惨叫。鲛岛停顿了一会儿，随后关上储物柜，上了锁。钥匙吊在手环上，而手环则用尼龙搭扣绑在手腕上。

他用浴巾裹住下身，走出更衣室。这时又听见了一声惨叫。

更衣室外是一条走廊。走到尽头，就是桑拿房了。桑拿房前，还有休息室与小睡室。

惨叫，就是从小睡室里传来的。

小睡室大概二十畳^[1]大，里头只有一个灯泡亮着，特别昏暗。

这家桑拿房离新大久保站很近，位于店铺楼的顶层。这是鲛岛这两个星期以来第五次来到这里了。

在拥有某种特殊兴趣爱好的人群中，这家桑拿房还颇有些名气。泡完澡，来到休息室，相互“估个价”，就能钻进小睡室的毛毯里去了。

小睡室里，总能传出激烈的喘气声，地板有规律的作响声，甚至

注：[1] 畳：一张榻榻米的大小，大约180cm×90cm。

还有娇喘声。

蛟岛在小睡室前停下脚步。突然，一名年轻男子跌跌撞撞地从昏暗的屋里冲了出来。

他脸颊发红，伸手捂住鼻孔，指缝里不住地淌血。

“救命……”

年轻男子哭丧着脸，连滚带爬地躲到蛟岛身后。

蛟岛将视线转回小睡室的入口。一名身材高大的男子追了出来。年轻男子与个大男子都是一丝不挂。

个大男子大概四十出头，头发剃得很短。年轻时想必也是个肌肉男，可能之后的暴饮暴食让他浑身赘肉。胸部与腹部的皮肤挺白，可手臂与脖子以上的部分却被晒得黝黑。

男子注意到了蛟岛，停了下来。

“干吗？”

他低声问道，就好像正玩在兴头上时被人打扰了，怒气冲冲。见蛟岛沉默不语，他睁大双眼瞪起了蛟岛。

“干吗，有意见吗？”

他还以为蛟岛比他年轻。蛟岛今年三十六岁，可看上去就像个二十六岁的小青年，原来他的头发偏长，从后脑勺一直到衣领，身上的赘肉很少，给人以苗条的印象，这是他每天都去跑步健身的成果。不过，蛟岛虽然苗条，可一点都不“纤弱”。

蛟岛俯视着死死抓住自己的双脚、瑟瑟发抖的年轻男子。

“干吗，臭小子，有话要说吗？”

“你喜欢这样吗？”

蛟岛将视线转向个大男子，平静地问道。

“啊？”

“你喜欢玩儿SM吗？”

“干吗？你情我愿，你管个屁！”

男子跨出一步。鲛岛岿然不动，对方显得有些怯懦。

鲛岛又向年轻男子问道：“你喜欢被打吗？”

“才不喜欢呢，痛死了。”年轻男子拼命摇头，鼻血都甩到了鲛岛脚背上。

“人家都说不喜欢了。”鲛岛又看向大个男子。

“你个浑蛋……”

突然，他的口气平静了不少。

“你这家伙口气不小啊，嗯？”

他歪着脑袋，打量着鲛岛的脸与身体。鲛岛察觉到，他的视线集中在自己的左手与脸颊上。

鲛岛已经大致猜出了男子的职业：他肯定不是黑帮的。如果是，早就挥拳头了，岂会多费唇舌？

“你会来这儿，肯定也是有原因的吧？敢这么横，胆子不小啊，嗯？”

鲛岛默不做声。

“我啊，是为了找乐子才来的，被你这样的家伙一搅和，就让我想起工作上的麻烦事了。总觉得在哪儿见过你……”

“是吗？”

“你给我老实待着，哎？可别溜啊。”

他早就忘记了年轻男子的存在。他一脚踹开年轻男子，就像踹走一条野狗一样，之后大步流星地走向更衣室。他一把推开正在换衣服的一个上班族，回头一看，脸上竟带着奸笑。

见鲛岛站在原地没有动弹，他心满意足地龇牙咧嘴。他从手上解下腕带，打开了柜门。

“快走吧。”

蛟岛对年轻男子说道。

“啊？”

“去休息室吧。”

“可是……”

“冷敷一下鼻子。”

蛟岛一边盯着男子将一只手伸进衣柜，一边说道。

“谢谢……”

年轻男子畏畏缩缩地放开了蛟岛，白皙秀气的脸上沾了血迹，露出不安与恐惧的神色。

大个男子回来了，手里抓着黑皮的警察手册。

“哦？”

他发现猎物不见了，顿时停了下来。可他并没有追击的意思，而是将手册举在蛟岛面前。

“那又如何？”

这就是蛟岛的回答。

“臭小子！敢瞧不起我？！”

男子怒火冲天，他本以为蛟岛见到手册，就会吓得屁滚尿流。看来他的如意算盘落了空。

他举起手，想把手册摔在蛟岛脸上。不料蛟岛的动作更快，一把抓住了男子的手腕。

“来得正好，你这浑蛋！跟我到局里来一趟！审一审，就不怕找不到把柄！”

男子甩开蛟岛的手，反过来抓住蛟岛的脖子。蛟岛皱起眉头：

“放手吧。这玩意也没那么稀奇。”

“什么？”

男子盯着蛟岛的眼睛，这时，他终于察觉到了异样。

眼前这个“年轻人”看上去只有二十七八岁，还留着长发，可眼神里透着一股与寻常人不同的味道。男子终于察觉到了蛟岛的真实身份。

“浑蛋——”

男子倒吸一口冷气。

“不，不会吧……”

“别在别人的地盘上耀武扬威。”

蛟岛缓缓拉开男子的手，狠狠掐住他的手腕。男子的脸上仿佛写着两个字：糟了。

见蛟岛直视着自己，男子赶忙将视线投向地面。

“我以为……那……那浑蛋……他……在吸毒……就想去查一查……”

“在脱光衣服蒸的桑拿房里偷东西？能偷到吗？”

男子语塞。他眨了眨眼，慌张地问道：“你……你是哪儿的？新宿的吗？”

“我说了，你也得说。那不就糟了吗？”

“也……也是……在这种地方暴露了身份就……”

蛟岛松开了男子的手。

“要干坏事，就回你自己的辖区干。”

男子再次语塞。

“再见。”

蛟岛说道。男子张开嘴……

“再见。”

蛟岛又说了一遍。

男子合上了嘴，写满不甘的脸上掠过一丝阴云。可他没有说一句话，只是后退了几步，之后则一个转身，冲进了更衣室。

他打开衣柜，手忙脚乱地穿上内裤，其间不时回头看看蛟岛。

蛟岛见男子披上衬衫、套上领带，就走向了桑拿房。

他走进桑拿房，看了看温水与凉水的浴池，可并没有发现想找的人。

于是他又回到了小睡室门口。每次来这儿，他都会进去找一圈，可进屋其实是件很麻烦的事情：不是险些被拽进纠缠不清的男人堆里，就是被误认为偷窥狂。他都被骂出去好几回了。

他要找的人，也不在小睡室里。

休息室里摆着几张长椅，电视机正在播放节目。

赤着脚、穿着制服、系着蝴蝶领结的服务生倚靠在喝饮料、吃点心用的吧台上，远远地望着电视画面。一旁的墙上贴着张告示：“服务生不提供特殊服务。”

蛟岛扫视了一番躺在长椅上的人，之后便走进摆满化妆台的里间，一股廉价化妆品的味道迎面而来。

房里有一排镜子和洗脸台，放化妆品的架子就在水龙头上方。年轻男子就坐在最靠里的化妆台前。

他的鼻血好像已经止住了，望着镜中红肿的脸，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

见蛟岛出现在自己身后，他吓了一跳，赶忙回过头来。

“他走了。”

“太好了！”

听完蛟岛简短的话语，年轻男子伸出双手捧住脸轻声说道。

“你常来这儿吗？”蛟岛问道。

“偶尔吧，”年轻男子摇摇头，“一个月一两次的样子。怎么了？”

不知为何，他有些口齿不清，可语气很娇柔。

“你是第一次跟他？”

“嗯。”男子轻轻点点头，“不过以前见过他一次。他好像喜欢瘦的。没想到会是那种人……”

鲛岛环视四周，屋里没有别人在用化妆台。

“你认识一个叫木津的男人吗？很瘦，皮肤挺黑的，左肩有个刺青。”

“什么形状的？”

“蝎子。”

年轻男子睁开眼睛，凝视着镜中的鲛岛。

“他是你男朋友？”

“……是男朋友的朋友。”

鲛岛撇开视线。

“这样……”

鲛岛发现膝盖内侧传来一阵异样的感觉，赶忙向下看去，只见年轻男子正用右手大拇指的指甲摩擦鲛岛膝盖的内侧。

“认识。而且……我喜欢你。”

鲛岛挠了挠下巴。

“不好意思，我今天没时间，下次再说吧。你在哪儿见过木津？”

“下次什么时候见你呀？”

“下周怎么样？”

“下周礼拜几？”

“礼拜五，和今天一样。”

年轻男子点点头说：“我等你，就这个时间吧。”

“你上次见木津是什么时候？”

“在西新宿的一家叫‘阿伽门农’的店里。他还把刺青给我看了呢。”

“你们做了吗？”

年轻男子摇摇头。

“和恋人在一块儿呢。”

“你的恋人？”

“他的恋人。”

“是吗？”

蛟岛点点头，将手搭在年轻男子单薄的肩膀上。男子将自己的手掌放在蛟岛的手上，莞尔一笑。

“下周见。”

“嗯……下周见。”

蛟岛注意到年轻男子的下体有了反应，赶忙撇开视线。

回到更衣室，高大男子已经不见了。

蛟岛打开自己的衣柜，穿上灰色牛仔裤与白色的POLO衫。

抬表一看，已是晚上九点十分。他忽然想起……

“Foods Honey”的演出在九点结束。他跟晶说好了要去接她的。

就算安可部分要唱三首歌，总共十五分钟；回到休息室，整理乐器大概要十分钟。

如果九点半不出现在歌厅，晶就会生气。这件事在三个礼拜前就说好了。

不要开空头支票——这是晶的口头禅。如果不遵守约定，就会吃大苦头。何况这次是蛟岛主动提出要去接晶的。

蛟岛穿上鞋，赶忙冲进电梯。今天早上他根本就没想起来还有这回事。当然，这事绝对不能让晶知道。其他乐队成员都知道晶的坏脾气。以前有个小混混的头子喝醉了酒闯进歌厅，在晶唱前奏的时候打断了她，气得晶抡起酒瓶朝他砸去。

走出大楼的蛟岛犹豫了一会儿。晶开演唱会的地方叫TEC歌厅，

位于TEC会馆，地处歌舞伎町的二丁目，从地理位置看，在新大久保站和新宿站的中间，离新宿稍微近一些。

打车反而来不及。要么走路，要么坐一站山手线去新宿。从新宿东口到歌舞伎町的那条路肯定挤满了人。

这时，从高田马场方向开来一辆绿色列车。那是山手线内环列车。

鲛岛撒腿就跑。眼看着列车就要开进月台了。

可他没有闲工夫买票。他从牛仔褲的后口袋里掏出警察手册出示给进站口的工作人员看，接着就头也不回地冲上了楼梯。

电车停了下来，车门向两侧打开。鲛岛刚冲进去，门就关了。

背上满是汗水。好不容易去了趟桑拿房，到头来只是脱了衣服又穿上而已。

不过，毕竟没有白去。

鲛岛靠在车门上，俯视着越发靠近的新宿街景。

歌舞伎町的人流量一如既往。新宿大道周围的人倒不是很多，可一到新宿三丁目的麦当劳旁边，人流速度就明显变慢了。沿着靖国大道走到路口的鲛岛，想要过马路往歌舞伎町的方向去。等候绿灯的人浩浩荡荡，人行道上根本站不下。

但是和平常的周末不同的是，每个十字路口周围都站着身着制服的警官，数量惊人。明天，也就是星期六，新宿御苑将举行国宾园游会，制服警官就是负责警卫工作的。鲛岛不禁思索，以新宿大道、靖国大道、明治大道为中心的主干道路上，究竟安排了多少警力？光是新宿区就有一千多人吧。

不仅是御苑周围有制服警官，东京都区内几乎都安排了警力。尤其是新宿区与大使馆较为集中的港区，还设置了盘查哨所。警力规模几乎能与国丧匹敌，光靠警视厅下属的警官根本不够用，只能请求邻

近的三县——千叶、埼玉与神奈川派出警力支援。

“到处都是警察啊。”

在等待红灯变绿的时候，蛟岛听见有人如此抱怨。

“不是挺好的嘛，喝酒的时候也放心啊。那些小混混都不敢放肆了。”

“也是，不过……”

后头的话就听不见了。红灯变成了绿灯，人流仿佛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推过了靖国大道。

蛟岛看了看手表，九点二十七分，晶肯定开始着急了。

人行横道上的一列列车辆就好像缺了齿的木梳。他在车缝中穿行。靖国大道上不仅人多，车道也堵死了。主要原因自然是违章停车，不过设置在十字路口前用来盘查的机动队大巴也占领了车道，让马路变得更加拥堵。

通往陀螺剧场的那条路，是夜晚的新宿最为拥挤的一条路。

柏青哥店、电玩中心、小酒馆、茶馆、拉面店、偷窥屋、餐厅、时尚按摩店、眼镜店、中餐馆、夜店、棋牌室、俱乐部、消费者金融、暴力团事务所……这些店铺都在店铺大楼里。典雅的酒吧楼上是时尚按摩店，眼镜店地下有个迪斯科舞厅，茶馆下面的棋牌室其实就是暴力团的事务所。

人行道上有往前走的人，也有往回走的人，想要走快点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离开人流，就会撞到夜店的拉客人，或是电玩中心的旋转招牌。

前往歌舞伎町的人潮，在走过靖国大道的瞬间突然慢了下来，就好像放下了心中的大石一样。仿佛“走路”这件事本身，成了前往歌舞伎町的真正目的一般。

不过蛟岛还是穿梭在情侣与喝醉酒的工薪族之间，还要小心躲开

年轻姑娘的翩翩长发。酒精、食物与空调里的灰尘混杂成一股独特的味道，还吸收了香水味与体味。在深入歌舞伎町的过程中，新宿的味道越发浓厚起来。

眼看着TEC歌厅终于出现在了歌舞伎町广场的另一头，鲛岛却停下了脚步。

电玩中心前聚集着一群人，走了几个，又来了几个。

鲛岛的直觉告诉他，肯定是有人在打架，而且和黑帮脱不了干系。放在其他地方，两个普通人如果干上了，立刻会有不少人围观。

可是在新宿，看黑帮打架的人并不会很多。路人担心自己被卷入其中，只会暂时停下脚步而已。原本站着的一对情侣让开了，让鲛岛也看见了打架人的样子。

他真想咂舌。这哪儿是干架，分明就是单方面的殴打：三个男人围着一个蹲在地上的男人对其拳打脚踢。其中一个还抓着他的衣领。蹲着的男人低着头，毫无反抗之意。

动手的男人里，有一个是鲛岛见过的家伙，他是花井组手下的小混混。剩下的两个应该也差不多。

鲛岛迅速环视四周，可是并未发现制服警官的身影。

蹲着的那个男人明显没了斗志。而小混混们也没有置他于死地的意思。

鲛岛首先想到的是，这群人干了件蠢事。新宿警署为了园游会加大了管辖力度，暴力团负责人也向各组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所以小混混应该不会在这个时候找普通人干架，况且还是以多欺少。

被打的男人好像没有同伴。是逃走了？还是去叫警察了？

如果他是孤身一人，那就肯定是喝醉酒的时候做了什么事情惹怒了那些混混。只是对视一下，这一带的混混是不会拳脚相向的。

鲛岛很讨厌黑帮。其实，有不少警察和黑帮更投缘。既有像鲛岛

那样极其厌恶黑帮的人，也有和黑帮关系非常密切的警察。

蛟岛之所以讨厌黑帮，是因为不喜欢他们的价值观。有些警官和黑帮投缘，是因为他们觉得黑帮更能理解自己的心思。其实，警察组织与黑帮组织不乏相似之处。

蛟岛叹了口气，朝黑帮成员们走去。黑帮与暴走族不同，他们深知打人的方法。

所以，即使放任不管，被打的人最多就是流点鼻血，脸上青个一两个礼拜而已。

可是他既然看见了，就不能视若无睹。

要是救了眼前这个被打的男人，自己就会被晶暴打一顿——真是讽刺。不过蛟岛还是将这些想法抛诸脑后，朝人群中走去。

他绕过刚停下脚步的二人组。小混混的制裁快结束了。蛟岛步步接近的时候，花井组的男人将右脚往后抬起，好像准备给出最后一击。

蛟岛漫不经心地扫过花井组男人的左脚。没有注意到身后情况的混混失去平衡，摔了个四仰八叉。

“干什么呢？”

“混账！”

另外两人怒气冲冲地朝蛟岛喊道。

“住……住嘴……”

屁股着地的小混混抬头一看，发现来人是蛟岛，赶忙阻止了同伴。

“这混账什么来头？”

见其中一人伸手抓住了蛟岛的衣领，他立刻站起身制止。

“大哥，看在我的面子上放过他吧，这家伙有眼不识泰山。”

蛟岛对这些混混毫不在意，而是径直望向倒在地上的男子。